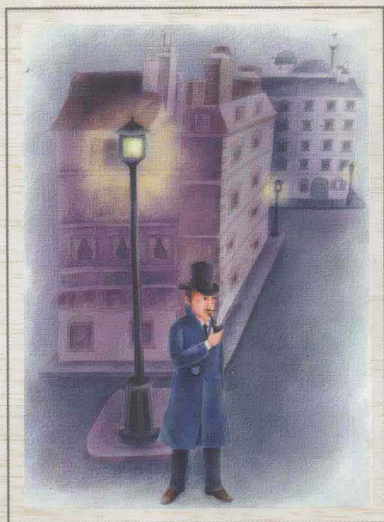




贾平凹 主编

语文新课标推荐读本
青少年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qingshaoniankewaiyueduxiliecongshu

语文新课标
必读



【英国】阿·柯南道尔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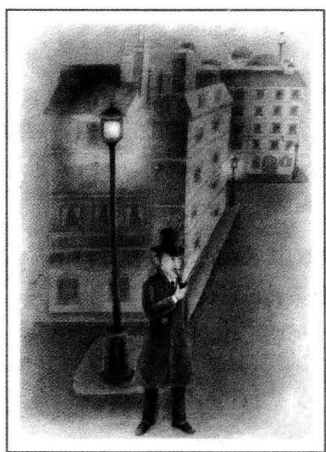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探案精选

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所创作的“福尔摩斯系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小说之一。福尔摩斯系列以紧张的情节，精湛的描写，丰满的人物形象吸引了无数的读者，几百年来畅销全世界，经久不衰。电影式的写作手法不仅具有在文学上的开创性，也是其通俗易懂的重要原因。



南京大学出版社

【英国】阿·柯南道尔 / 著



福尔摩斯探案精选

◆ FUERMOSITANANJINGXUAN ◆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精选 / 王耀编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

(青少年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ISBN 978-7-305-05871-4

I. 福… II. 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缩写本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844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青少年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书 名 福尔摩斯探案精选

著 者 (英国)阿·柯南道尔

编 译 王 耀

责任编辑 文 婷 编辑热线 025-83206662

审读编辑 施 敏

照 排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字数 195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871-4

定 价 12.8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作者柯南道尔无疑是侦探小说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曾经在爱丁堡大学和维也纳学习过医学，他的医学经历无疑成为他创作出优秀侦探小说的基础。福尔摩斯系列由很多个短篇和中篇小说组成，其中涉及各种知识：天文、地理、历史、民族、宗教……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和细心的观察，很难想象一个人所能占有的知识会有如此庞大的数量。当然，这与他处所在的社会是有密切联系的。十九世纪的英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场，拥有海上霸权的英国在世界各地占领了最多的殖民地，掠夺殖民地资源对外输出工业成品，这些都塑造了强盛的英国。最重要的一点，当时的英国是开放的，交汇着各种文化，这些为身为英国人的柯南道尔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福尔摩斯系列最经典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紧张刺激的离奇怪事和推理破案过程的悬念描写；另一个是塑造了英勇机智的福尔摩斯和冷静稳重的华生，以及无数个案件当中的犯人形象和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纠葛。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一个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一方面作为通俗小说，它拥有简单易懂的魅力，另一方面作为名著经典，它在小说艺术上的塑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目 录

蓝宝石案	/ 1
贵族单身汉案	/ 13
红发会	/ 26
绿玉皇冠案	/ 39
银色马	/ 52
波希米亚丑闻	/ 62
五个桔核	/ 75
斑点带子案	/ 84
身份案	/ 97
歪唇男人	/ 107
工程师大拇指案	/ 119
黄面人	/ 131
铜山毛榉案	/ 137
海军协定	/ 150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 159
王冠宝石案	/ 177
跳舞的人	/ 192
最后一案	/ 212



蓝宝石案

圣诞节后的第二个早晨，华生去福尔摩斯那儿，向老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福尔摩斯穿一件紫红色的睡衣躺在沙发上，一边是烟斗架，一边堆放着报纸。椅子靠背上挂着一顶肮脏的硬毡帽。椅垫上放着一个放大镜和一把镊子。

华生一看便知道他的朋友在研究那顶毡帽，便说：

“这顶帽子尽管不很雅观，但是却和某个重大案件牵连着，我们的福尔摩斯先生正为此绞尽脑汁，准备去惩罚某种犯罪行为。”

“不，不，并非犯罪行为，”福尔摩斯说，“这不过是许多离奇的小事中的一件罢了。”

他问华生：

“你认识看门人彼德森吗？”

“认识。”

“这就是他的战利品。”

“这是他的帽子？”

“不，不是，是他拣来的。帽子是谁的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应当把这顶毡帽当作一个疑难问题来看待才对。”福尔摩斯说。

“事情是这样的。”福尔摩斯说，“圣诞节破晓大约四点钟的时候，淳朴诚实的看门人彼德森在某处参加一个小小的欢宴之后，正在归家途中，他是取道托纳姆法院路走回家去的。在煤气灯下，他看见一个身材颇高的人在他前面走着，步伐有些蹒跚，肩上背着一只白鹅。走到古治街拐角处，这个陌生人忽然和几个流氓发生一场争吵，一个流氓把他的帽子打落在地，为此他操起棍子进行自卫。

“他高举棍子四处乱舞，一下子把身后商店的玻璃橱窗打得粉碎。彼德森正想挺身而出，救助这个陌生人，但那陌生人因打破玻璃而感到惊慌，同时又看见有个警官冲他而来，于是他将鹅丢下，拔腿就跑，很快消失在小巷里。那帮流氓见彼德森正在赶来助阵，也逃之夭夭了。这样，就剩





彼德森一个人了，他不仅占领了战场，而且虏获了两样战利品，一顶破旧的毡帽和一只上等的大肥鹅。这只鹅的左腿上系着一张写着献给亨利·贝克夫人的小卡片，而且这顶帽子的衬里又写着姓名缩写‘H. B.’的字样。但是，我们这个城里姓贝克的人数以万计，而名叫亨利·贝克的人又何止成百上千，所以，要在人海中找到失主，把东西归还给主人，看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彼德森知道我向来对细小的事情感兴趣，所以就在圣诞节早晨带着帽子和肥鹅到我这里来了。今天我怕鹅腐烂变质，就让彼德森带走了，去完成一只鹅的最终命运，而我则保留着这位失去了圣诞节佳饌的尚未谋面的先生的帽子。”

“你没有在报纸上刊登失物招领启事吗？”华生问。

“没有。”

“那么这个人的身份你有什么线索吗？”

“只是推测而已。”

“是从这顶帽子上吗？”

“对，从帽子上。”

“你真会开玩笑，从这顶又旧又破的帽子上你能推测出什么东西呢？”

“这顶帽子是顶极普通的圆形黑毡帽，硬邦邦而且简直不能再戴了，帽子原来的红色丝绸衬里已经褪色，上面没有制帽商标。在帽子的一侧涂着潦草的姓名缩写字母‘H. B.’的字样。为了防止被风刮跑，帽檐曾穿过小孔，但上面的松紧带已经没有了。帽子上有几个补丁是用黑墨水涂过的，看上去，它四处开裂，污点斑斑。”

“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恰恰相反，华生，你什么都能看出来，只是你没有从你所看到的東西中去作推论，你太缺乏信心了。”

“请问，你是怎么推论的呢？”

福尔摩斯拿起帽子，用他那独特的、足以表示他性格的思考方式凝视着并推断着说出自己的见解。

“从帽子的外观看，很显然这个人是个学问渊博的人，而且在过去三四年里，生活相当富裕，尽管他目前已处于窘境，但他过去很有远见。可是今非昔比，加上家道中落，因此，精神日趋颓废，这仿佛说明他受到某种



有害的影响，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恐怕这是他妻子不再爱他的原因。他这个人一向深居简出，根本不锻炼身体，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而且最近几天刚理过发，头发上涂有柠檬膏。还有，顺便提一下，他家里绝对没安煤气灯。”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福尔摩斯。”

“一点都不开玩笑。”

“举个例子说吧，你是怎样推断这个人很有学问的呢？”华生问。

福尔摩斯“啪”的一下把帽子扣在头上作为回答，帽子正好把他的前额罩住，并且压到鼻梁上，他说：

“这是个容积的问题，有这么大脑袋的人，头脑里必定装了不少知识。”

“那么家道中落又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这顶帽子已经买了三年之久，这种平沿、帽边向上卷起的帽子，当时是很时髦的。它是一顶第一流的帽子，你看，这螺丝纹绸箍带儿和那华贵的衬里。昂贵的帽子戴破了，又没换顶新的，说明他的生活在走下坡路。”

“但是，这个人有远见和精神颓废又是怎么一回事？”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

“这就说明有远见。”

他一边说，一边把手指放在钉松紧用的小圆盘和搭环上，“一般出售的帽子从来不带这玩意儿，他的那顶帽子是定做的。同时我们又看到，他的松紧带弄坏了，而又不愿意费点事重新钉上一条，这清楚地说明他的远见不如以前了，同时也是他意志消沉的一个明显证明。另一方面他用墨水涂抹帽子的补丁和污痕，表明他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尊心。”

“当然，你的推断似乎言之有理。”

“此外还有几点，例如说他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最近理过发，头上擦上柠檬膏，这些都是通过对帽子衬里下部的周密检查推断出来的。通过放大镜，我看到了许多被理发剪刀剪过的整齐的头茬儿。那帽子上的尘土，不是街道上夹杂砂粒的灰尘，而是房间里那种棕色的绒状尘土。这说明帽子大部分是挂在房间里的。从衬里可以看出，此人经常出汗，所以说，不可能是一个身体锻炼得很好的人。”

“可他的妻子为什么不再爱他了呢？”华生问。

“这顶帽子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掸掸刷刷了，亲爱的华生，如果你的妻子看到你这样的情况都视而不见，让你戴这样的脏帽子出访，难道说还有爱情可言吗？”

“可他也许是个单身汉呢？”

“不可能，因为那天晚上他正要把鹅带回家去献给他妻子，你可别忘了，系在鹅腿上的那张小卡片。”

“就算你明察秋毫，可你怎么推算出他家没安煤气灯呢？”

“那帽子上不是一滴两滴烛油，而是七八滴烛油，你想想看，它绝不是煤气灯上的煤油。”

他俩正谈得火热，看门人彼德森满脸涨得通红，带着吃惊和茫然的神色破门而入，“那只鹅，福尔摩斯先生，那只鹅，先生……”他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说。

“噢，彼德森先生，它怎么啦，莫非它又活了不成。”福尔摩斯把他安置在靠椅上说。

“你瞧，先生，我妻子从鹅的喙囊里发现了什么！”他伸出手来，在他手心上展现着一颗闪烁着夺目光辉的蓝宝石。这颗宝石只比黄豆稍微大一点，可是晶莹洁净，光彩闪闪。

看门人把玩着宝石，说用它切割玻璃就像切割油泥一样。

“不不，彼德森先生，它不是一颗平常的宝石，而是一颗名贵的稀世之物。”

“难道它是莫卡伯爵夫人的宝石不成？”福尔摩斯肯定地回答说，它就被巨额悬赏寻找的那颗宝石。

福尔摩斯介绍说，这颗宝石价值连城，是独一无二的稀世之宝。它的真正价值只能约略估计。说悬赏的报酬一千镑肯定还不到这颗宝石市价的二十分之一。“一千镑！我的老天爷呀！”看门人扑通一下跌坐在椅子上。

福尔摩斯讲，一千镑只不过是赏格而已。他说伯爵夫人由于暗中在某些感情上的考虑，只要能够找回这颗宝石，她就是把财产的一半给人，也心甘情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泰晤士报》说,这颗宝石是在‘世界旅馆’丢失的。”看门人说。

“的确如此,12月22日,也就是五天以前,约翰·霍纳,一个管子工,被人指控从伯爵夫人的首饰匣窃取了这颗宝石。因为他犯罪的证据确凿,现在这一案件已经提交法院。”说完后,他找出一张报纸,然后念了下面的段落:

世界旅馆宝石偷窃案。约翰·霍纳,二十六岁,管子工,因本月22日从莫卡伯爵夫人首饰匣中窃取一颗以“蓝宝石”闻名的贵重宝石而被送交法院起诉。旅馆侍者领班詹姆士·赖德,对此案证词内容如下:偷窃发生当天,他曾带领约翰·霍纳到伯爵夫人的化妆室内焊接壁楼的第二根业已松动的炉棚。他和霍纳一起逗留了片刻后,随即被召走。及至重新回到该处,发现霍纳已经离去。而梳妆台则已被撬开,有摩洛哥小首饰匣一只,弃置于梳妆台上,里面已空空如也。

嗣后,人们才知伯爵夫人习惯存放宝石于此匣内。赖德迅速报案,霍纳于当晚被捕,但从霍纳身上及其家中均未搜得宝石。伯爵夫人的女仆凯瑟琳·丘萨克宣誓证明曾听到赖德发现宝石被盗时的惊呼,并证明她跑进房间时目睹现场情况和上述证人所述相符。十三区布雷兹特里特巡官证明霍纳被捕时曾经拼命抗拒,并且用最强烈的措辞申辩自己是清白无辜的。鉴于有人证明他以前曾犯过类似盗窃案,地方法官拒绝草率从事,并将此案提交巡回审判庭处理。

念完后,福尔摩斯将报纸扔到一边,说法院也只能提供些鸡毛蒜皮的事。说他们目前要做的事是,把以盗窃首饰匣为起点到托特纳姆法院路拾的那只鹅喙囊为终点的一系列事件一条一条理顺。而关键在于必须找到那位丢鹅的亨利·贝克先生。于是,福尔摩斯写了一条寻人启事:

兹于古冶街拐角拣到鹅一只和黑毡帽一顶,亨利·贝克先生请于六点半到贝克街221号询问,即可领回原物。



最后说定，宝石暂由福尔摩斯保管，看门人得买一只鹅来应付贝克先生。

这颗宝石是二十年前在华南厦门河岸上发现的，这颗重六十四点八毫克的蓝宝石，具有红宝石的一切特点。因而它曾引起两起谋杀案，一起自杀案，另外还有几起抢劫案。福尔摩斯将它放在双层保险柜里，并写了一封短笺给伯爵夫人。

华生问，“你认为霍纳有罪吗？”

“说不上来。”

“那亨利·贝克呢？”

“我想他是绝对清白无辜的，他绝对没想到他手里的鹅的价值比一只金子铸成的鹅还贵重得多。如果我的启事得到答复，我就能通过一个极其简单的检验来测定这一点。”

华生告辞说晚上再来听消息。福尔摩斯说他马上去请彼德森夫人检查那只肥鹅的嗦囊。晚上六点半，当华生来到朋友的住处时，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身穿一件带苏格兰帽子的上衣，上衣的纽扣一直扣到下巴底下。开门后便同他一道进到屋里。

“我想你就是亨利·贝克先生吧，”福尔摩斯边说边站起身来，以一副平易近人的和蔼姿态欢迎客人，“请坐在靠近壁炉的这张椅子上。贝克先生，今天晚上冷得很哪！哦，先生，你来得正是时候。噢，这是你的帽子吗？贝克先生？”

“是的，先生，这的确是我的帽子。”

“这些东西在这儿保留了好几天，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在报上登条寻物启事呢？”

客人难为情地笑了笑，“我想，袭击我的那帮流氓早把东西抢走了，所以没有指望再得到它们。”

“你说得很合乎情理。不过，那只鹅，我们不得已把它吃掉了。”

“吃掉了！”贝克听后激动得差点站了起来。

“但是，餐柜上那只鹅的重量和你的鹅不相上下，而且十分鲜嫩，它会同样使你满意的。”

“噢，那当然，那当然。”贝克先生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们还是把你那只鹅的羽毛、腿、嗦囊给留着。所以，如果你希望……”贝克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那只鹅的零碎遗物对他没有任何裨益。由此可见，贝克先生关心的仅限于餐柜上的那只绝妙的鹅。

听到贝克先生的笑话，福尔摩斯向华生把眼挤弄了一下，并耸耸肩膀说：“那么，这是你的帽子，这是你的鹅。顺便请问一声，你能否告诉我那鹅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吗？因为我对饲养家禽颇有兴趣。”

“当然可以，先生。”

贝克起身把刚才得到的财产夹在腋下说：

“我们的好店主温迪盖特，今年创办了一个鹅俱乐部，因为我们每星期向俱乐部交纳了几个便士，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圣诞节都能得到俱乐部给的一只圣诞鹅。”说完后，他严肃地鞠了一个躬便走了。

贝克先生对蓝宝石的奥秘显然一无所知。晚餐后，福尔摩斯和华生身穿长大衣，脖子上围了围巾，大步流星地穿过医师区、成姆波尔街、哈利街、威格摩街，而后到达牛津街，一刻钟后，他们到达博物馆区的阿尔法小酒店。

开门的是红光满面、系着白围裙的老板。他们要了两瓶啤酒。“如果你的啤酒能像你的鹅一样出色，那将是最上等的啤酒了。”

“我的鹅？”老板听后大吃一惊。

“是的，半小时前，我同你们俱乐部的会员亨利·贝克先生还夸奖过你的鹅呢！”

“啊，我明白了，可是你知道吗？先生，那些鹅不是我们的！”

“哦！那么是谁的呢？”

“我是从考文特园一个推销员那里买来的，一共二十四只。”

“是吗，我认识他们中的几个人，是哪一个？”

“他的名字叫布莱肯里齐。”

“噢，我不认识他。好，再见，老板！”

他们离开酒店，走入寒冷的空气中。下面的目标是找布莱肯里齐。福尔摩斯在路上又同华生聊开了，说他们现在只找到锁链的一端一只鹅，下面找到的将是一个能判七年徒刑的家伙。说他们这个机遇是警察的疏忽给他们送来的。

他们穿过霍尔伯恩街，折入恩德尔街，接着又走过道路曲折的贫民区，来到考文特园市场。在一些大货摊中有一个货摊的招牌上写着布莱肯里齐的名字。摊主是一个长脸的人，脸部瘦削，留着整齐的络腮胡子。

“晚安，多么冷的夜晚啊！”福尔摩斯说，店主点了点头，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他们一下。“看光景，鹅都卖光了。”福尔摩斯指着空荡荡的大理石柜台接着说。

“今天没货了，明天请赶早，我可以卖给你五百只鹅。”

“一千只都没有用！”

“好吧，你若是要得急，煤气灯亮着的那个货摊上还有几只。”

“噢，我可是人家介绍来的呀。”

“谁介绍的？”

“阿尔法酒店的老板。”

“不错，我给他送去了二十四只。”

“那些鹅可真不错。那么，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店主勃然大怒，手叉着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话咱们直截了当说个明白，何必转弯抹角呢！”

“我已经很直截了当了，我只想知道阿尔法酒店的那些鹅是谁卖给你的。”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过我不想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

“噢，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动肝火。”

“动肝火？如果你也像我这样被人纠缠，你的肝火可能比我还大。什么鹅在哪儿呀，卖给谁了呀，谁有闲心听这唠叨呢。”

“如果你不愿意告诉我，那我今天五英镑的赌注输定了。因为我对家禽向来颇有研究，我敢断定，我今天吃的阿尔法酒店的那只鹅是在农村喂大的！”

“嘿，那你五英镑算是输定了。因为那批鹅是在城里喂大的。”摊主说。

“肯定不是！”



“这还用怀疑。”

“我不信!”

“你以为你是家禽专家是吧。送到阿尔法酒店的鹅全是城里喂大的!”

“你的话不能使人信服,我的味觉告诉我,那鹅是在农村喂大的!”

“那么,你愿意打赌吗?”摊主说。

“但是我不好意思让你输钱。如果你不服这口气,我还是愿意拿出一个英镑和你打赌,仅仅是为了教训你不要固执己见,竟然不去相信买鹅卖鹅经手人的话。”摊主狞笑起来,“把账簿给我拿来,比尔。”摊主喊道。

“过于自信的专家先生,刚才我以为我把鹅都卖光了,结业前我检查,发现还有一只。你看见这个小账本了吗?”

“怎么回事?”

“上面就是卖鹅给我的人的名字。你明白了吗?好!这一页上的名字是乡下人的。”

“这一页是卖鹅给我的城里人的名字。好!看一下这三个人的名字,把它念给我听。”

“……奥克肖特太太,布里克斯顿路 117 号—249 号……”福尔摩斯念道。

“正是如此,现在再查一下总账吧。”

福尔摩斯翻到摊主所指的那一页,“正是这里,奥克肖特太太,布里克斯顿路 117 号,鸡蛋和家禽供应商。”

“那么最后的一笔账是什么?”

“12 月 22 日,二十四只鹅,收价七先令六便士。”

“对,是这样,那么在这行下面呢?”

“卖给阿尔法酒店温迪盖特,售价十二先令。”

“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福尔摩斯现出仿佛十分懊恼的样子,极不情愿地掏出一个英镑的硬币扔到大理石柜台上,带着一种高深莫测的神态走开了。

“当你遇到这类人时,”福尔摩斯对华生说,“只能用打赌的方式使他吐露真情。”他俩正准备去找奥克肖特太太时,忽然被一阵喧闹声打断了。

他们回头一看，见一个獐头鼠目、身材矮小的人站在门口吊灯的黄色光晕下，摊主布莱肯里齐堵在他货摊的门口，向那个畏畏缩缩的人恶狠狠地挥舞拳头。“你和你的鹅真叫我烦透了！我没有找你买过鹅，我只找奥克肖特太太买过鹅，你给我滚！”

“不是，不过话虽如此，可那里面有一只鹅是我的呀！”矮个唉声叹气地说。

“行啦行啦！你去找奥克肖特太太要去吧！”

“是她让我问你要的。”

“噢，那你还可以向普鲁士国王去要，这我管不着，你还是快给我滚吧！”他恶狠狠地冲上去，小矮人吓得很快消失在黑暗里。

福尔摩斯让华生跟上，去追那个小矮人。只见他像离弦的箭，抢上去拍了拍小矮人的肩膀。小矮人猛然转过身来，他面如死色。“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小矮人颤声问道。

“对不起，”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你对那个商贩提出来的问题，我想我或许能替你帮点忙什么的。”

“你，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我的名字叫歇洛克·福尔摩斯。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是我分内的事。”

“但是你对这件事又知道些什么呢？”

“对不起，这件事我全知道了。你想寻找的那只鹅，是奥克肖特太太卖给布莱肯里齐的，那个商贩又卖给阿尔法酒店的温迪盖特先生，由他转到俱乐部，而亨利·贝克先生又是俱乐部的会员。”

“哎呀，先生，你正是我渴望要见的人！”矮人哆嗦地伸出双手喊道。

福尔摩斯说，他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并邀请矮个上他家去叙谈叙谈，说外面太冷，并问了矮个的姓名，矮个把眼睛斜了一下，说他叫约翰·鲁滨逊。

“不，不，我是问你的真实姓名，”福尔摩斯和蔼地说道，“办事情用化名总是不方便的。”那个矮个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好吧，”他说，“我的真实姓名是詹姆斯·赖德。”

“一点儿也不错，世界旅馆的领班。请上车吧，我一会儿就能把你想要知道的一切告诉你。”小矮个来回打量他俩，神情又是担心，又抱一线希





望。上马车后，他一路缄默不语，但能听出他发出的急促的呼吸声。

到了贝克街住所后，福尔摩斯开始说矮个最感兴趣的那只白色的尾巴上有一道黑毛的鹅。矮个接连啧啧是是是，说就是那只鹅，还请他告诉自己鹅的去向。“那鹅到我这里来过了。”

“你这里？”

“是的，我这里。”

“它确实是一只最奇异不过的鹅，我并不奇怪你为什么对这只鹅那么感兴趣。这只鹅死后生了一个蛋——世界上罕见的，最美丽、最明亮的蓝色小蛋。我已经把它珍藏在我这儿的博物馆里了。”说完后，他打开柜子，取出了那颗光芒四射的蓝宝石。

赖德拉长着脸，直瞪瞪地注视着宝石，进退两难。“这出戏算演完了，詹姆斯·赖德领班。”福尔摩斯平静地说，“华生，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去干罪恶的勾当。给他喝点白兰地。”赖德蹒跚地站起身来，但因站立不稳几乎倒下。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案子的每一个环节，没有多少事需要你告诉我的了。但是，为了圆满地完成这个案子，我们也有必要把那些小事情弄清楚。赖德，你曾听说过莫卡伯爵夫人的蓝宝石吗？”

“是凯瑟琳·丘萨告诉我的。”

“哦，是伯爵夫人的侍女，唔，如此唾手可得的横财把你拉向罪恶的深渊。你同丘萨克密谋，利用管子工以前的污点掩人耳目，设下圈套从而加害于他，使这个不幸的人遭受逮捕，而你们却逍遥法外充当好人。”

赖德扑通一下跪在地毯上，抓住福尔摩斯的两膝哀求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可怜可怜他，说想起他的父亲，想起他的母亲，他做下这等事，那会使他们心碎的。他愿意起誓从此离开这个国家，说那样对霍纳的控告也可以撤销。

赖德磕头求饶，要他们不要把这事交到法庭。“哼！我们会谈这个问题的。我们想听听这出戏第二幕的真实情况。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这是平安无事的唯一希望。”赖德只好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说道：

“霍纳被捕以后，我怕警察搜查我的房间，加上旅馆里又没有安全的地方，我便假装受人差遣走出旅馆，乘机到我姐姐家跑了一趟。她住在布里克斯顿路。姐姐问我为什么惊慌失措，我说我被旅馆发生的一起



盗窃案弄得心烦意乱。后来我出去抽闷烟,想找个万全之策。当时我想起一个叫莫兹利的朋友,他是个刑满释放犯,我想得到他的帮助,将宝石换成现金。当时我倚墙看见一群鹅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突然心生一计,我想此计肯定能瞒过举世无双的侦探。几个星期以前,姐姐曾告诉我,可以从她的鹅群里挑选一只,作为她送给我的礼物,那么,我不如现在就将它拿走,这样,我可以把宝石藏在鹅的肚子里,带到基尔伯恩去。我姐姐院子里有个小棚子,于是我从棚子后面赶出一只鹅,抓住它后撬开它的嘴,把宝石塞到它的喉咙里。那只鹅拍打翅膀挣扎,姐姐听到叫声问我抓鹅干什么,我说你不是答应选一只鹅作为圣诞礼物送我吗?我想挑只最肥的。姐姐说她喂了二十六只鹅,一只留给她,一只送给我,还说她已经选了两只最肥的了,我说不要她选的那一只。她生气地说,唉,那就随你的便吧,你要的是哪只?我说是尾巴上有一道黑色的那只白鹅,就在那群鹅里面。

“姐姐没法子,只好让我把鹅带走。我把这只鹅带到基尔伯恩我朋友那里,可把他乐极了,持刀开膛后,我的心凉透了,鹅的嗦囊里根本没有蓝宝石。这样,我又返回去找姐姐,姐姐说,鹅都卖给考文特园的布莱肯里齐了。

“当我问到尾巴上有黑毛的白鹅时,姐姐说像那样的鹅她有好几只,结果我赶紧去找布莱肯里齐,可是那人脾气很坏,只说卖掉了,一句话也不肯告诉我,他还说让我去找普鲁士国王去,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该死,我是个可耻的盗贼,尽管我并没有得到出卖人格的财宝,愿上帝宽恕我吧,从今以后,我一定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滚出去!”福尔摩斯猛然打开门说。

“什么?先生?唉,愿上帝保佑你!”

“少废话,滚吧!”

紧接着,楼梯响起噤噤声,关门响起嘭嘭声,街上响起脚步声,那个丧魂落魄的小矮人逃走了。福尔摩斯说:

“这样,警察局的案子结了。伯爵夫人的蓝宝石失而复得,无辜的霍纳也无罪释放了,那个矮个领班也得到了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现在是大赦时节,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